

## 第二十九回 嚴父拜友窺破綻 浪子逢姣意著魔

詩曰：

得失榮枯總在天，機關用盡也徒然。  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到頭螳捕蟬。  
無藥可延卿相壽，有錢難買子孫賢。  
安心守分隨緣過，便自逍遙自在仙。

集唐：

瑤台無路可追尋，花徑逶迤柳巷深。  
井上新桃偷面色，陌頭香騎動春心。  
東鄰舞妓多金翠，南國佳人怨錦衾。  
試問酒旗歌板地，相思一寄白頭吟。

從來婦女家只宜謹守閨門，不出戶庭為是，若是拋頭露面，出外嬉游，不是被人觀看談論，就是惹禍招非，往往如此。說這香玉姐若是安安頓頓在在家中，自然無是無非。不合隨了母親到大覺寺中，看這百花姑子演教，回家一路行來，見有一個人跟隨不放，香玉姐看在眼裡。那人隨到門首，看香玉姐進去了，又在間壁吳銀匠門首站了一回而去。

這人不是別個，原是一個世家公子，姓金名子堅，排行第二，人都稱他金二官人。父親名鈺，號靜庵，係科甲出身，做過一任福建將軍。大兒子名子壘，也做個京官，已經早故。靜庵告老回鄉，富貴無比，因想大兒子已亡，己身又老，只存金二官人一人，年止十七歲，要其攻書習上，將來正好接續官家一脈。因請一位博學先生，訓課二官人。又分派書童二人，一名聯元，一名金印，吩咐日夕在書房中照應伏侍，不得擅離。若是先生及二官人有甚說話，要甚東西，只叫兩童傳述。「照管二官人不許出來，若不稟明先生，擅自出外，你們即便報我知道。你們若不遵我吩咐，察訪出來，一定多要重處！」靜庵極力提防，滿望有此一番章程，兒子自然用心攻苦，斷無他慮。誰料二官人少年心性，喜的是花街柳巷，怕的是黃卷青燈。只是打聽得父親不在家了，打通了兩個書童，只說老爺叫他。他一出書房，就跟了一個書童，出了後門，不知往何處去了。遊玩了一回，才得回家。雖雲日在書房，先生極力訓課，無如心不在焉。教了一年，毫不見效，先生便要辭去。靜庵不知其中緣故，看見兒子學問雖不長進，卻是日在書房，大約為資質頑鈍之故，且留先生再訓誨一二年，看其下落。先生因見主人再四堅留，只得勉強應允了。

開了年來，二官人已是十八歲了。誰知年紀愈大，讀書雖不長進，其一種好色貪淫的念頭，倒益發長進了。更添了兩個書童在內攬掇照應，弄得他色膽愈大，竟時刻想出外的了。隔年還怕先生管他，先生見其不肯讀書，日夕的盡心教他，終歸無益，也就心灰意懶，一味做聾詐瞎，諸事由他罷了。二官人看見先生不甚管束，一日不過在先生面前點卯幾次，竟弄得在外時多，在館時少。同了兩個書童，在外無事不為。又結交了一班惡薄少年，呼兄喚弟，日日問花尋柳，今日不是到張鳳姣家，明日就是到李蘭香處，弄得七顛八倒，只瞞得個靜庵一人。這日合當有事，有個靜庵同年趙竹村，自杭州罷任回家，特來拜望靜庵。適值靜庵外出，門公接著，已經回覆主人不在家的了。因竹村與靜庵從前極其相好往來的，久任在外，已睽隔二十餘年，又因荒亂，彼此連信息也不相通，所以兩邊的家事，竟茫然不知。竹村因不曾會見靜庵，立住了腳，細細把靜庵家中的事，問了門公一番。曉得靜庵大兒子已故，又有一個二兒子在家讀書。問完再進堂中，對門公道：「煩你進去，請二公子出來一會。」門公答應進內，走到書房裡，止有先生及聯元在館中，卻不見了二官人，因問：「二官人何處去了？」聯元道：「我那裡知道？」門公道：「今有趙老爺來拜老爺，回老爺不在家裡，叫我請二官人出去會會，現在坐在廳前等待哩。你去速速尋來。」聯元心裡已自明白：「二官人已經出去，那裡去找他？」又未便明白說出，只得與門公在家裡各處找尋，那裡見有個二官人影來？門公因趙竹村久等，只得出外回覆。趙竹村廢然而返。

且說二官人這日聞得百花姑子在大覺寺演教，也不跟著書童，瞞了先生，獨自一個出了後門，一直走到大覺寺來。此時百花姑已到，真正人山人海，捱擠不開。二官人也隨了眾人，看這百花姑演法講經。東張西望，把眼瞧去，見一叢婦女內，正覲著丹桂、香玉兩位俏麗佳人。近前定睛一看，但見：

婷婷裊裊又纖纖，翠貼眉梢玉指尖。  
不短不長形影俏，無嗔無怒性情恬。  
低呼窗下鶯當愧，悄立風前燕亦嫌。  
若就古今評國色，敢嗤西子是無鹽。

二官人看了，心下驚訝道：「我不道天下有如此美麗女子，若能擺得他到手，不枉人生一世！」正觀看間，只聽得卞千戶娘子與鮑指揮娘子許多說話，二官人心下明白，知那個身軀稍短的美女已是扳了這個癩子的了，這個稍長些的美女扳的女婿已經死了，尚無親事。但不知是誰家女子，家住何處。站了一回，正在思想，看見人漸散去，兩個婦人同了兩個美女，也別了尼姑，上路回家。二官人想道：「看這兩位佳人，腳小伶仃，竟走回家，料來他家也去此不遠。」跟在背後，遠遠隨去。跟隨到他門首，只見他們都進了門，就把門關上，都進去了，正是：

少年女子少年郎，那得相看不斷腸。  
往往來來還想望，一聲進去沒商量。

二官人到了此際，如醉如癡，似失珍寶一般，兩隻眼還對定他門，似泥塑木雕一樣。踱來踱去，又在間壁立了一回，毫沒動靜，看看紅日西沉，免不得勉強歸去。正是：

來如花吐氣，歸似柳垂頭。  
不見意中人，翻令喜變愁。

二官人歸來，仍從後門溜進。一直到書房門首，正遇著聯元，問道：「老爺歸未？」聯元道：「老爺歸未？」

只怕大家要吃板子哩！」二官驚問道：「難道有誰人在老爺面前，告訴什麼來？」聯元道：「今日二官人出去後，有個甚麼趙老爺來拜望，因老爺不在家裡，說道要請二公子出去會一會。門公進來傳述此語，叫我請那個二公子出來，只得回他道：「不知走到那裡去了。門公叫我去尋來，只得胡亂與他在桂花廳、鴛鴦廳、西書房、東書房、望雲軒、賜閒居，及各處假山洞裡、望湖亭邊，並廚下柴房、坑屋後門都找尋一遍。門公見趙老爺等待已久，只使出外回覆而去。我此時心頭還未跳定哩。」二官人聽說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半晌話都說不出來。到了書房，見過先生，即便倒在牀上，和衣而睡，心上跳個不住。即叫聯元出去打聽趙老爺歸來門公如何告訴，可有甚麼發覺。少頃，金靜庵回來，門公將名帖呈上，稟知趙老爺曾來拜望，卻未曾提起要會二官人、找尋不見一事。門公回話畢，出外去了。喜得聯元手舞足蹈，忙報二官人知道。三人各歡喜不題。

且說金靜庵見了名帖，想起趙竹村從前相好，因連年荒亂，音信不通已久，今聞已經回籍，喜出意外。到了明日，即便打轎回拜趙竹村。竹村接見，彼此多時不見，另有一番親切寒溫的話，自不必說。坐定茶罷，竹村對靜庵道：「弟出外二十多年，老兄家中之事，竟毫不知聞。昨日到府，因未得見老兄，細問門公，知老兄尚有一位二令郎，弟聞之甚喜，極欲一見，問知亦值公出未歸，未曾覲面。另日還要到府會一會哩。」靜庵道：「自別老兄之後，賤荆病故，大小兒又遠宦都中。因娶一妾，照管家事，又生此一子，現在請師在家讀收。昨日諒不知道老兄賜顧，所以不曾出來拜見。得罪得罪。」竹村道：「弟因門公回說老兄不在家裡，後聞說有二令郎，即煩門公進內請二令郎出來一會。門公進去了好一回，才出來說道亦已外出，尚未回來，所以未曾面見。」靜庵聽說，想道：「他日日在書房中的，如何今說不在家中？」此言甚屬蹊蹺。」只得含糊道：「既未曾看見，俟弟回家，叫他來拜見。」又說了一回閒話，相別回家。

一路想來，真正搔摸不著。到了門首，一進門來，便叫門公隨進。到正廳上坐定，問道：「昨日趙老爺來，他曾叫你請二官人出來麼？」門公不知其故，只據實回覆道：「叫小的請的。」靜庵道：「何故不出來看見？」門公道：「趙老爺因小的回覆老爺不在家裡，正要上轎，想了一想，又縮轉身來，問小的道：『你家奶奶沒過幾年了？』小的說：『沒過三年了。』趙老爺道：『我出門後二三年，即聞得你家奶奶身故的，此事已有十七八年的，你如何說只得三年？』小的道：『老爺所問的，想是正室太太，小的所稟的，是生二少爺的奶奶。』趙老爺說：『原來你家老爺還有一位二奶奶麼？』小的回道：『有的，這就是已經沒過三年了。』趙老爺又道：『你才所說二少爺，如今在那裡呢？』小的道：『在家裡唸書。』趙老爺道：『此刻在家麼？』小的道：『在書房裡。』趙老爺見說，要請出來。小的到了書房門首，見了聯元，叫他請二官人出來，他說出外去了。小的與聯元在家裡各處尋遍，總尋不出來。小的因趙老爺坐等多時，恐其得罪，只得出外回覆而去。」靜庵聽罷，曉得二官人未曾看見竹村是不差的了，未知何故尋不出來，究竟不明不白。

打發門公出去，靜坐細想道：「若在書房裡，既有客來請他，斷無不肯出來之理；若不在書房裡，畢竟要回覆先生，再向金印、聯元說明，跟隨了才好出去。聽門公的話，是書房裡面斷然不在的了，但是出外，何故聯元也不知道？必要細問二個書童，乃知下落。」即便喚聯元到來，問道：「二官人近來日日在書房裡唸書麼？」聯元道：「在書房裡唸書。」靜庵又問道：「不出來的麼？」問到這句，聯元一來心慌，二來昨晚因門公不曾說起，不提防發覺的了，沒有打點這話，聽得靜庵問來，恰好打著心事，只得含糊答應道：「沒有出來。」口裡雖這般說，兩臉不覺發赤，話音已是慌張。靜庵眼裡瞧見，曉得有些蹊蹺了，又問道：「昨日趙老爺來，請他出來，何故不出來見他？」聯元只得支吾道：「二官人不肯出來。」靜庵道：「二官人既不肯出來，竟說他不肯出來就是了，何故又各處找尋？此事是有的麼？」聯元又支吾道：「沒有找尋，二官人不肯出來是有的。」靜庵道：「此事趙老爺對我說知，我回來又問門公，說話句句相合，你還要賴到那裡去！」此時火性大發，再叫門公進來質問，唬得聯元垂首無言。細細駁問，終是支吾，不肯直說，便取大板打了一頓。聯元熬痛不過，再三求饒道：「此事要問金印的，小的不過看管書房，二官人出外的事，小的是不知道的。」

且說這金印，昨晚聽得無事，歡歡喜喜過了一夜。直到聽見老爺叫聯元，已經明白此事有些發覺，捏著兩把汗，又不敢走出外來，半日在書房門首，東一張西一望，坐一回立一回，好似熱石上螞蟻一般。只聽得老爺在廳上叫他，好像青天裡一個霹靂，唬得魂飛天外。硬著頭走到廳上，似失魂落魄一般，身子抖個不了。靜庵瞧見這樣光景，明知他主僕兩個在外，不知做些甚麼勾當了。問金印道：「舊年先生到館時，我原吩咐你二個狗才小心照管書房，二官人若瞞了先生走出外邊，你們要報我知道。你兩個狗才，不遵我的吩咐，倒與二官人在外做事，我已一一知道。聯元已經問過，今再細細問你。你若有一語含糊，我便處你一個死！」金印聽說，又見聯元已經打得這般光景，料來瞞不過的了，若不明說，枉受痛苦，只得將二官所為，一一說出。惱得靜庵咬牙切齒，跌足搥胸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一口氣幾乎氣死。停了一回，走進書房中來。

二官人正見兩個書童都叫了去，驚心吊膽，坐在交椅上等待下落。瞥見父親走來，正是：入門休問榮枯事，觀看容顏便得知。二官人見了父親，即便上前叫了一聲。靜庵怒容滿面，向先生把手一拱，即便坐下，二官人侍立傍邊。靜庵喝二官人跪下道：「畜生！你知罪麼？我年已老，你大兄已死，止有你畜生一人，指望稍得寸進，接我一脈。誰知你背了我在外胡行！這般畜生，要你何用！」說罷，取起板子，不管上下，打得個落花流水。打了一頓，即叫家人收拾書房一間，將二官人拘禁在內，把門釘斷，只留一洞，好把東西出入，二官不許出來。金印、聯元立刻都趕出去。這先生見此光景，甚是好生沒趣，只得辭別而去。正是：

偶然做了虧心事，沒興齊來不肯饒。

不知將來金二官人曾否娶得香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